

著

梁 史

罗觉新爱

第1部

长白天女
上卷

的江山

四川人民出版社

愛新覺羅的江山



●梁 史 著

第 1 部

长白天女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8 · 成都



引

子



公元 1648 年，农历戊子年，十一月初八，古老的中华帝国迎来了它自有确切文字纪年以来的第二千四百九十七个冬至日。这一天，是所谓天地万物“一阳生”的节气，帝国土地上演迭的各代王朝俱在这天举行大典。

日头甫从东海爬出海面，古都北京城笼罩在拂晓昏暗的朦胧中。九城的街衢全用黄沙净了道，紫禁城往南通向天坛的所有街道、胡同，站满持戟荷戈的兵勇。兵勇们的后脑勺上多出了样东西，像大姑娘偶尔辮成的发辮，确切地说，它就是条发辮，一条拖及腰股的马尾巴辮子！

市民们躲在门缝后和泪悲叹：祖宗噢先人，原谅子孙拖下这条不人不鬼的玩意儿吧！

之所以闔城戒严，是因为把这条马尾巴辮子赐给它关内新臣民的大清帝国在今日举行冬至郊天大典。与入关定鼎后前二

爱新觉罗的江山

次郊天不同，这次要隆重得多，意义非同凡响。在今日的煌煌大典上，大清帝国将卑微、恭顺、虔诚地把它祖宗先人正式介绍给昊天上帝，请求上帝把帝王的称号恩赐给这些祖宗（在大清帝国入关前的天命、崇德年间，他们只从昊天上帝那里讨得过“王”的恩赐）。

天坛内的拜位肃穆、庄严，九岁的小皇帝福临在人们的帮助、指引下匍匐叩拜，行礼如仪，向冥冥中的昊天上帝恭进册章。

青烟袅袅，万众瞩目，那段紧要的文字正被朗朗诵出：

“嗣皇帝臣福临谨昭告于昊天上帝曰：……世德延休，情殷尊祖。谨溯源推本，追崇太祖以上四世：高祖泽王为肇祖原皇帝；曾祖庆王为兴祖直皇帝；祖昌王为景祖翼皇帝；考福王为显祖宣皇帝。聿成大典，敷布多方，备此明禋，预为虔告。”

于是，自这庄严的一刻起，沐浴新朝皇恩的普天臣民便要十万分地加倍尊崇以上几位渺远的“皇帝”，不管愿不愿意，要把他们奉为崭新的祖宗，追本溯源地叩谢那条打他们头上一直拖下来的马尾巴辫子！

他们的确切名字及世系，据清太祖努尔哈赤以来的史料记载，分别是：孟特穆（肇祖原皇帝）——充善——锡宝锡篇古——福满（兴祖直皇帝）——觉昌安（景祖翼皇帝）——塔克世（显祖宣皇帝，努尔哈赤的父亲）。

在故明与朝鲜留下的确切文字记载里，这串先前并不显赫的名字叫法略有不同，是：童猛哥帖木儿（孟特穆）——童山（充善）——失保（锡宝锡篇古）——童重羊（福满？）——叫场（觉昌安）——塔失（塔克世）。

这里，童重羊是否就是大清帝国自撰出来的先世中的福满

(故明与朝鲜的实录里没有福满这个名字的记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大清帝国的臣民必须接受他们，以及与这些朦胧、模糊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美丽、动人的神话——长白天女以及她孕育出的真命天子！

乾隆年间最后钦定下来并正式推荐给全国臣民的书中，大致是这样讲叙这个美丽神奇故事的——

高高的长白山东面有座布库里峰，峰顶有个仙境般的海子叫布尔胡里。布尔胡里边住着三位天仙，最小的那位叫佛库伦。

三姊妹每日伴着晚霞在布尔胡里池中沐浴，美丽的佛库伦对神鹊说：“我饿了，请你给我弄点吃的来吧！”

佛库伦吃了神鹊衔来的天果，怀上身孕，生下一位与她同样神奇的儿子。佛库伦飞升天国之前，嘱咐儿子：

“你就姓爱新觉罗吧！娘再为你取个名字叫布库里英雄。天生你治乱立国，你噢好自为之！”

“娘，您放心！我要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让爱新觉罗的名字响彻天下！”

布库里英雄果然不负母望，在长白山率领各处民众建立了满洲国号。这国号经过多少代传给了猛哥帖木儿，然后又传童山，然后……然后……

长白山默默地听着这个与它有关的神话。它也有一番讲述，因为它清楚地知道过去曾在它周围真实发生过的一切——

第一章



1

鸭绿江由东往西流淌，图们江由西向东奔腾，像煞两条银色的飘带，萦绕、摇曳在高高的长白山身旁。风把云雾吹散，白头峰仿佛镶嵌在天际的一颗璀璨明珠，晶莹的面庞隐约可见。峰顶有一汪清澈无瑕的天池，是缀在明珠上的蓝宝石。据当地世代生息的女真人与高丽人祖辈相传，那是仙女沐浴的地方。

这是一片锦绣画图带砺山河的山山水水！

崎岖逶迤的山道上，数骑疾驰。转过几座小山包，骑者收缰勒马缓行。跑得疲乏的马儿借着徐徐缓下的劲头，喷着响鼻，蹶着蹄子，还不时朝道旁的花草猛嗅一口。

“哈哈珠子，你也知道香?!”

领头的骑者，年约二十出头的青年爱

抚地摸摸马颈，亲昵地嗔骂一句。哈哈珠子是女真语中“小子”的意思，他此刻用来骂胯下这匹有着锦缎样毛色的骏马，足见这马在他心目中的地位。

确实香，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繁花似锦。红得似火的是山玫瑰；白得赛雪的是山梨；更有数不清的野桃花、山核桃、山杏以及那铺满山地的婆婆丁、野蕨菜、猫爪子、芨芨草、车轱辘菜等开出的星星花点，怎不惹得马心慌，人心醉！

“厄真，快到啦，要不要歇歇？”

二名随侍的骑者在青年身后小心翼翼地建议。厄真是女真语中“主子”的叫法，他二人这样称呼，足见他们是家奴的身份。

青年人朝这两个年龄相仿的随从投去不耐烦的一瞥，鼻孔里哼出不置可否的一声。哼，耍懒的死阿哈！他在心底恨恨地骂一句，随即用短鞭轻甩出一记脆响代替了他的回答。那潜台词是：既然快到了，还歇什么呢？！

两名像做错了什么的阿哈（奴隶）恐惶地对望一眼，紧紧随了主人的坐骑又一路小跑起来。

又转过一座山包，星星点点，参差错落地出现了百十舍纳葛里（房屋），散布在几座山包之间的这块小平川内。房屋都是用粗壮的圆木围砌而成，房顶铺盖着一层层的桦树皮。每家每户的房顶屋侧，俱伸出一根状似圆木的物事，那是女真人唤着“呼兰”的东西，汉人管它叫烟囱。长白山区盛产林木，女真人因地制宜，取截整木掏空内里，在外边敷上厚厚的黄泥，便制成自家的“呼兰”，较之内地的砖砌瓦围，更为省事便当。

黄昏的暮霭中炊烟四起，炊烟和着薄雾在山谷中结成朵朵云絮，给这片小小的山屯蒙上一层虚渺的面纱。若不是从舍舍纳葛里中传出阵阵“嗷嗷”的猪叫及“汪汪”的犬吠，真让人怀疑是



否打洪荒天地初开以来这里就一直是这样安详、静谧？

三骑在屯子边下了马，牵马徐行入屯。两旁房舍边倚着门槛抽旱烟的老头，盘起发辫“抵牛角”嬉娱的青少年，甚至连正踢着毽子玩的小儿郎、蹲在房沿前抓“嘎拉哈”（动物胫骨制成的玩具，是女真女孩最喜玩的一种游戏，通常是在炕头玩）的小姑娘在内，纷纷直起了身子，向打头的青年投去恭顺的注目。各种问好声从老头们嘴里飞出：

“凡察豆漫，赛音（好）！”

“赛音！大豆漫在家。你走好！”

豆漫是女真语中的万户。凡察的先人乃故元所封的斡多怜（又叫斡多里或兀都里）万户。元朝虽早已烟灭，但凡察一家斡多里部族大酋长的地位却是世代相袭不可动摇。尽管此时部族的大酋长是由凡察的同母异父兄长承袭着，部民还是尊敬地把他也呼为豆漫。凡察此刻由图们江对岸赶了二三天的急路来兄长的屯落，就是有事须向大豆漫知禀。

“土下、者老，你两个好好把马匹上料喂水，完了再去吃饭。明日还要返回，夜里莫要窜得太晚，误了事砍你两个的乌朱（头）！”

凡察在跨进兄长那幢高出部民房舍一截的纳葛里时，冷冰冰扔下一句威严的吩咐。土下、者老屈膝打千应承：“嘛，遵主子的吩咐！”

2

一名年约十五六岁的家生奴隶（父母俱是奴隶，乃女真部族诸阿哈中地位最卑下者，被完全视为厄真主子的工具或财产）悄声屏息奉上饭后的茶水，小声、恭敬地对主子家的来客说句：厄真请用！座中主人不耐烦一挥手，家奴便知趣地退下。

这所谓的茶水不像中原内地或邻邦朝鲜的茶饮，黑乎乎的水中并没有一片茶叶，厚大的木碗内当着茶叶的是小半碗黑黝黝炒焦的高粱米。惯在山间林莽活动的女真人以它代替茶叶，就要喝它才带劲儿，说喝着香香的，还能消饮食。

座中的主人年近三十，黑里透红的面庞上眉目刚毅，盘在头顶的发辮周围是剃得锃亮发青的头皮，更显出下面的五官凸凹分明，他正是女真斡多里部族大酋长，凡察的同母异父兄长猛哥帖木儿。

朝鲜人又叫他童猛哥帖木儿，大明朝的官方文件上提到他有时也写成佟猛哥帖木儿。对大明的汉人或朝鲜的高丽人而言，这个时常令他们生厌又生畏的名字无疑就是姓童（佟）啦。其实，这其中既有某些讹传的误解，也有历史遗留下的说不清的东西。

远在汉民所说的三皇五帝时期，白山黑水的广袤地域内就活动着女真人的先民，他们的足迹西至开原、铁岭，南抵鸭绿江，北至黑龙江北岸的乌第河，东达鞑靼海峡。随着世纪的演进，朝



代的更替，他们由最早的肃慎起，又被中原的王朝先后呼为夫余、挹娄、勿吉、靺鞨等等，直到前宋始名为女真。南宋徽宗时期，女真民族的杰出人物，完颜部族的大头领完颜旻（完颜阿骨打）建立了女真人自己的国家——金国，并且把霸业做到关内，统治了大半个中国。连猛哥帖木儿此时知道的北京，先前也曾是金国的都城。

金国消亡后，因受元朝人的排挤、压迫，曾经遍布辽、沈大地的女真人的足迹便纷纷退回他们祖辈先前生活过的山野林莽中，重新操起先辈的生存技能，又过起以渔猎、采集为主的生活来。元朝人为了羁縻散居各处的女真，在当时的辽阳等处行中书省合兰府水达达诸路之下设置了五个军民万户府，曰胡里改，曰斡多怜，曰脱斡怜，曰孛苦江，曰桃温，以五部女真大酋长分任万户。五部女真之名，或与地名有关，或与其生活习性关联。如胡里改，在女真语中原是“拉网”的意思，而用为部族名，足见其社会生活原以渔猎为主。至于斡多里（斡多怜）等，恐怕是与其地名有关吧。

由于金人曾入主过北中国，与中原汉文化发生过密切联系，斯时女真人向慕中原习俗，也给自己取些与中原人对应的汉姓，如完颜译姓王，蒲察译姓李，斡准译姓赵等，一时多达数十种汉人姓氏。猛哥帖木儿一家的氏族大约出自金人夹谷氏，夹谷译成汉姓为同。朝鲜人不辨同童，称其为童猛哥帖木儿，明朝人进而讹称为佟某某，则完全与辽东地面的汉人望族大姓佟氏混为一谈了。

“嗯，你说的我都知道了。你明日先回去吧，我安排一下就来。我不信老高丽还能把我们女真叶勒玛（人）生吃啦！”

猛哥帖木儿猛然撑身而起，一甩头摔散了盘结的发辮，任它滑坠下来，说明他此刻内心的恼怒。对弟弟凡察交待的同时，还伸出箭袖在桌上恨恨地拍了一掌。

待凡察点头应承并准备退下去休息时，猛哥帖木儿又叫着弟弟吩咐说：“让者老他两个留下，我去汉城用他们侍候。”

看着凡察恭谨应承的模样，大酋长猛哥帖木儿满意地笑了。当初，世袭斡多里大豆漫的父亲童挥厚死后，他母亲也兀举依从女真“兄亡从弟”的习俗，嫁到童挥厚的异母弟童包奇家，生下童于虚里、童于沙哥、童凡察三兄弟。猛哥帖木儿成年后袭了大酋长的万户位，对几位同母异父兄弟颇为关照，将斡多里部族内的大小官职拿来委了他们。尤其是凡察，人机灵，脑瓜好使，更为他赏识。但对于叔叔也是继父的包奇与其本妻所生的那几位堂兄弟们，叫作童吾沙哥、童加时波、童约知的那几个，猛哥帖木儿却一向没有什么好感，从不肯重用他们。

斡多里部族此时大约六七百户，三千多人（不包括阿哈奴隶），散居在南抵图们江南岸斡木河附近的吾音会、吾弄草（朝鲜咸吉北道的会宁地区），北达长白山南麓的头道沟、二道沟一带的这片广袤的地域内。部族内有着千户、百户头衔的大小小酋长们，领着各自所管数十户部民组成的部落屯在这片土地上迁徙不定，视季节的变迁、生产的需要而行动。一般说来，畜牧、渔猎时则傍水草而居；采集的季节又入山而作；偶尔也稍事稼禾，种些高粱豆菽之类用以解决马匹的饲料。至于女真人逐渐吃惯的大米小麦等几乎全靠用人参、毛皮、山菇、木耳之类特产与会宁那边的朝鲜人交易换回。

眼下时值大明永乐三年、朝鲜李朝王历乙酉五年的阳春三月，正是一年春、秋两季的采参时节，大酋长猛哥帖木儿自领的



这个百余户人的部落屯就正要去长白山中采参。住在会宁那边赶春汛渔猎顺带照管全部族稼禾的凡察带来的消息，使大酋长本人不得不打消原定亲自督励部众入山采参的计划。去吧，去一趟王京汉城，看老高丽对这件事究竟要生个啥说法？！大酋长对着渐渐四布的暝色自语出声。

尽管如此，大酋长猛哥帖木儿多少还是有些心虚。“他背着朝鲜王国接受了大明朝的招抚，已定好明年赴南京应天朝觐大明天子。这事定然被朝鲜王国知晓，才会十万火急召他入王京。

3

大酋长家的房舍后面是一排圆木砌筑成的栅栏式屋子，里面不时传出“嗷嗷”的猪叫，说明它是豆漫家的猪厩。史料记载，女真的先民自肃慎起，就喜食猪肉善养豚豕，故养猪几乎是每户女真人的必操之业。上自万户大酋长，下到普通部民，只要提起“白肉血肠”“白肉炖粉条”，莫不大咽唾沫。

此刻关在这厩圈内豢养的只有几头仔猪，它们也是年初随大酋长从会宁那边过来的。猛哥帖木儿的妻子金释不花不放心这几头刚出生的猪崽，特地把它们带了过来。

土下和者老轻轻推开猪厩的栅栏门，两人差不多以同样激动、温存的口吻呼唤道：

“玛玛，我们来啦！”

玛玛是阿玛的昵称，同于汉人叫爹地。与小猪五尺之隔，仅用一排木栅隔开的二丈见方的潮土上铺着一层禾秸，二名形容憔悴、身形委顿的老人听到这熟悉的呼唤声，踉跄而起，四双手紧紧握在一起，好久也不分开。

“玛玛好！上来后一向还好？”

“好，好，阿玛一切都好。孩子，你们也还好吧……”

耆老的阿玛叫火赤，土下的爹叫古老。自从年初随大豆漫一家过来（负责喂养那几头猪崽）后便与儿子分离。今日乍一相见，如何不令老人们激动。

听儿子讲完他们要随大豆漫去汉城的事后，两个不断巴哒着烟锅的老汉久久不语。好半天后，火赤老汉发出一声深深的叹息，那里面似乎包含着无穷的酸楚与忧伤。耆老见阿玛凹陷的眼眶里涌出阵阵的浊泪，忙一把将阿玛枯藤似满布青筋的手抓来握在掌里，说：

“玛玛，你怎么啦？啥事伤心？儿子做错了事？……我知道，你是不放心我们出远门。玛玛你放心好啦，我和土下兄弟会自己照顾好自己！”

他想当然地认为阿玛是不放心他们头一次随厄真出远门而牵挂伤感。火赤老汉摇着头伸手擦去老泪，一声长长的叹息自心底发出：“唉……孩子呵，有些事阿玛从来没有告诉你啊……”

耆老初始有些困惑，随即像忽然明白过来似的，重重地咬住嘴唇，温存地把头贴向阿玛的肩，半搂住父亲低语道：

“玛玛你别说了，我都知道。前些年别家的阿哈就偷偷告诉过我。我……我不问玛玛，怕……玛玛伤心呵！”

前些年，部落内的几位阿哈大叔、大婶就曾偷偷告诉过耆



老，说者老与土下的爹原本都不是女真人，是让斡多里的姻亲部族——鸭绿江满浦那边的胡里改部掳掠去做阿哈，大豆漫猛哥帖木儿的阿玛挥厚老万户当年把他们买过来的。

者老当时就伤心难过极了，他终于才有一半明白为什么自己与土下兄弟从小到大会没有讷讷（妈妈）。他好想讷讷！小时候每当他和土下兄弟做错了什么事或做得不称主子心，受到厄真主子的责打后，便会与土下躲进角落里偷偷吸泣。两个小阿哈哭出的几乎是同一句词：讷讷呵我的讷讷，你究竟在什么地方啊？

但阿哈大叔大婶们也讲不清楚，说挥厚老万户当时带回来的就只有火赤、古老与两个三岁的小孩。

小的时候，他们也常缠住阿玛要讷讷，火赤与古老两个壮汉就会流着泪说：

“好孩子，你们……的讷讷住得很远、很远……她们，呜……”

“不，我们要讷讷！带我们去见她们！呜……我们想她们呵！她们……究竟住在啥地方嘛？呜……人家都有讷讷嘛！呜……”

两个壮汉对望一眼，各自把躺在禾秸铺上的孩子拉进怀里，以无可奈何的声调安慰说：

“乖，别哭啦！阿玛给你讲个故事：高高的白头峰顶有个天池，天池的水呀碧绿碧绿像宝石……常来池中玩耍的天女就叫佛库伦。你们的讷讷呀……”

两个孩子当真不哭啦。天女佛库伦的美丽传说女真人都会讲。不止于女真人，鸭绿江、图们江两岸散居的高丽人也会讲，只不过讲法不尽相同罢了。噢，原来他们的讷讷是和天女佛库伦住在一起，她们也是仙女！小者老们终于心满意足地安睡了，带着对这美丽故事的向往和对母亲的憧憬进入了梦乡。只是以后每

当他们有机会久久眺望云遮雾绕的长白山峰时，那忧郁、企盼的目光表明他们内心的惆怅和迷惘与日俱增。

小者老们终于长成了英武的后生子，自然明白天女的故事只是一个美丽的故事，他们的讷讷依然住在那不知何处的人间？只是懂事后怕惹阿玛伤心，从来不问罢了。

今夜的伤感不过是儿时的重复，所不同者是由老阿玛发出。所以者老使劲贴紧阿玛的面颊。他们现在大了，该由他们反过来安慰老人。

火赤宽慰地笑了，辛酸的老脸暂时生出些许光泽。他轻轻解开儿子的手，拿来捏在掌里，无比感慨说：

“孩子呵，你已长大成人，阿玛五十出头的人，不知啥时也就去了。今夜，阿玛就把有些事告诉你。你要去王京汉城，去汉城……唉……汉城呐！孩子，阿玛当年就是在那地方与你讷讷相识的啊！呜……顺姬呵，你……眼下又在哪里啊？！呜……”

老人失声而泣，悲不能语，惹得古老父子在一旁也掬着鼻涕掉泪。者老翻身跪扶悲怆难禁的阿玛，急促言道：

“阿玛呵别伤心，慢慢讲！你和我讷讷都是高丽人？”

火赤伤感地摇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阿玛我不是高丽人，是住在好远好远一条名叫长江边上的汉人。阿玛是汉人时姓陈，唉……这些你暂时还不懂。你讷讷是高丽人，三十四年前你阿玛从老远的长江边上来到王京汉城，相识了你讷讷。孩子呵，说来话长啊……”

于是，火赤淌着热泪向儿子讲叙了一个似乎十分遥远但却是千真万确的故事——



4

大明洪武五年春二月，南京应天城内依然是春寒料峭，除了体格强硕的年轻人外，大多数人还未去掉冬装。城东鸡笼巷旁一家专卖药材的店铺内，店主人迎着跨进门的一位年约十六七岁的青年热情招呼说：

“哎哟，我道是谁，原是陈侯家的贵客！小陈兄弟，是府上太夫人又要用方子吗？”

青年一答话，听得出浓浓的江夏口音，显然，不是武昌也是汉阳人。

店主人接过青年递上的一纸，哪是什么药方？密密麻麻写满纸、十足是开个药铺的购物清单！店主抑制住狂喜的心情——这纸上所写要抵他半年的买卖，一边呼茶唤水，掸椅让座，一边说：

“小陈兄弟，今日是做甚哩。阿胶、当归、天麻、杜仲，几十样全论斤，府上拿这么多去干甚？”

店主是好奇的一问。青年并不正面回答，神色带些凄然说：“王员外，这是最后一次来买你的药了。我们侯爷要去很远的地方，今后恐怕……”

青年兀然止语煞了话头。王员外（员外郎本是朝廷的官职，然斯时习俗，市井俱以员外称呼稍有身份的人）稍稍愣了片刻，

不再追问。因为他猛然想起这府上人家的身份，知道多问下去或者要惹祸。娘的，穷操心多心干啥？这可是应天城三岁小孩都知道的二户特殊人家之一呵！不定那锦衣卫的侦事番子就跟在他屁股后面呢！他走得再远干我屁事？我只恪守做老百姓的本分——多吃饭，少说话！

深深的门洞内两扇黑漆大门紧闭，门洞前一边蹲一尊威武的石狮子。这气势表明，这家深宅大院的主人必是非公即侯的显赫人物。

内堂的檀木座椅内，一位青年人正锁眉沉思。他就是这所宅第的主人，大明朝敕封的归德侯陈理。陈理一点也不像个一品之上的侯爷，完全没有侯爷那种神采飞扬、顾盼生威的气势，倒更像是评话中讲的卖身葬父的董允，面色惨白，心事重重，那眉眼不流泪也会带出二个字：忧郁。

归德侯年方十八岁，小小年纪就曾在其生命的岁月中扮演过常人要在戏台上才能见到的角色。他与那当年写下“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南唐李后主一样，也曾挥泪对宫娥，仓皇辞庙去。而这一次，他要叩辞的就不仅仅是先人的庙廊、祖宗的牌位啦，他将要挥别中华的万里河山，飘洋过海，去国离乡！

这一切能怨谁呢？要怨，怕只能怨他那当了四年方寸天子的爹。他要是将他生在寻常百姓家，又哪能生出这许多人生磋磨呢？！

陈理的爹名友谅，本是湖广沔阳寻常的一名渔家子。当元末时，颇具传奇色彩的僧人彭和尚彭莹玉辅赞罗田人徐寿辉起事，号称红巾军，与安徽的郭子兴、中州的刘福通和韩山童等各地义